



在现场

## 采访焦裕禄夫人

文 / 李动

传部开会时，便忙着与她照像留念，并请她为《人民警察》读者题词。”

第三天上午，我们见到了出差刚回来的焦保钢，他高大魁梧，一头黑发微微鬈曲。当我们问起他在刑警队工作的情況时，他谦虚地对之一笑，我们便自然地谈起了他的父亲。保钢说：“父亲去世时，我才2岁多，一点印象也没有了，作为焦裕禄的儿子，我感到很光荣，但我从不在人前提我是焦裕禄的儿子。因为父亲是一切为人民，忘我地工作，才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了崇高的形象。我担心自己干不好，怕给父亲脸上抹黑；另外父亲的形象是靠自己干出来的，所以我也应该像他那样，靠自己实干，不能借他的光去图名图利。”保钢感慨地说：“前一时，社会上流传‘雷锋叔叔出国了，焦裕禄精神过时了’。我也在思考，父亲的精神到底过时了吗？当年他累倒在岗位上值得吗？我有一种难言的失落感，但不管时代怎么变，一切为了人民的宗旨不能变，这是共产党人的信仰。”我们点头赞同。是的，从保钢身上看到，他不仅是焦裕禄生命的延续，也是焦裕禄事业和精神的延续。

1992年春天，我与诗人姜金城前往兰考采访县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、焦裕禄的小儿子焦保钢。县公安局的政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听说焦保钢出差去了，政委便带着我们来到了焦裕禄的家。

这是兰考县城里普普通通的一个小门楼，小院里干干净净。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从里间走了出来，亲切地同我们握手，她并不如电影里那么年轻俊美，且有点儿苍老，也有点儿土气，听说她曾任兰考县委副书记。

我告诉徐俊雅：“看了电影《焦裕禄》，被焦裕禄那种忘我的献身精神深深打动。”她动情地说：“是的，去年我和小女儿焦守云去上海参加了《焦裕禄》电影首映式，是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的，我们受到了上海人民的热烈欢迎。电影结束时，许多观众擦着泪纷纷让我们签字留念。有位年轻人疑惑地问，电影里的焦裕禄到底是真的，还是虚构的？我说他是我的丈夫，电影里所说的都是真的。”

徐俊雅头发斑白稀疏，一脸皱纹，这都是饱经风霜的象征。由于她挑起过别的母亲难以承受的生活重担，又付出过别的母亲难以付出的母爱，才显得过早的苍老和瘦弱。

姜金城问她：“焦书记走了以后，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吧？”她点点头，回忆说：“是的，那时候日子过得难啊！家里6个孩子，还有奶奶、姥姥。老焦临终的时候，拉着我的手内疚地说：‘看来我的病是好不了啦，这一家老小都丢给你了。这么重的担子都放在你一个人身上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’老焦说着哽咽了。我也难过地流泪向他保证：‘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带好孩子和孝敬老人的。’老焦又艰难地说：‘不要随便向组织上伸手、张口，组织上会照顾你们的。’”

沉默片刻，她继续说：“这么多年了，不管生活多困难，俺从来没向组织借过钱，也没落过账，就这样挺过来了。在最困难的年月里，咱只能吃的差一点，穿的

多补点，老大穿了老二穿，一个个传下去，也不分男女。现在孩子都长大了，总算熬过来了。组织上确实像老焦说的那样，没有放下我们不管，特意照顾老二国庆和三女儿守云去参军。两年后老四守军13岁也去当娃娃兵，这样既减轻了我的经济负担，又培养锻炼了孩子。现在一切都好了，各自成家了，只有小儿子保钢和媳妇与我住一起。每逢过年，孩子们都回来看我。今年过年，家里挤得满满的，后来拍全家福时，一数才知共27人。”老人转悲为喜，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说起保钢，她心疼地说：“他有时外出执行任务，十天半月见不到人影，总要牵挂他。有次，他一进家门就说要吃饭，等俺下好了面条，他却躺在床上睡着了，连鞋子都没脱。望着他疲惫的样儿，我突然想起了躺在病床上的老焦，没日没夜地干，累得瘦了几圈，喘口气息，又拄着拐杖冲入了黑夜里的情景。”

当我们得知徐俊雅要去开封市委宣

## 老人老话(五十四)

文 / 张大成

女儿读懂父亲，只要一息；男人读懂女人，却要一世。自觉的坚持，不用监督；认真的坚守，无须关照。爱，都是从家里开始的；善，都是从心里做起的。美梦可以改变人生；人生永远需要美梦。唠叨的爱，很难接受；唠嗑的善，很好理解。苦学，是成绩的源头；自学，是成功的源泉。有知识，赚钱不吃力；有智慧，生活不吃亏。放飞心情，一身轻松；放下心忧，终身无忧。好味道，是细细品出来的；好习惯，是慢慢养成功的。教育男孩，要坚强勇敢；养育女孩，要善良仁慈。放弃，是精神的胜者；放下，乃心灵的王者。活水静流水长流；活力静动力无穷。茶淡味真，好茶好喝；家小情浓，我家我爱。生活像茶，用心品才有味；工作像酒，同心干才有劲。不要与家人争执，家人永远在乎你；不要与警察争吵，警察永远在执法。



仙居秋韵

(中国画)

孙汝珏(70岁)作



快人快语

近来，听力下降明显，学校组织一年一次例行的教职员工健康体检时，医生嘱咐我去看她的专家门诊。诊毕，开了营养神经的注射液，须每天一针。当天是在就诊医院打的，因为家离该医院较远，次日，我想到住处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去打。不料，被一口回绝：你哪里开的针，到哪里打。面对如此的规定，真叫人匪夷所思，记忆中以前只要有注射证明单，无论什么医院，哪怕连里弄卫生站都可以打，非常方便。

“哪里开的到哪里打”，看似名正言顺，无可厚非，其实，说白了，是院方怕负责任，怕注射后有什么不良反应，引起医疗纠纷。医院的规章制度是需要与时俱进，不断优化的，但绝不能将一些便民惠民的好传统好做法，为怕自己“担肩胛”而一推了之，借所谓“改革”之名，统统取消。在实际就诊中，时常有患者为看某医院某专科的特色门诊，不顾路途遥远，慕名前往求医的事情。像我这样腿脚利索的还算好，顶多多跑点路，要是碰到老弱残疾重病者，为了打针，非得长途跋涉，来回奔波于原就诊医院，岂非莫名折腾，雪上加霜，性命交关？

在网络如此成熟、发达的今天，为减少资源浪费，减轻患者的负担，医院之间诸如检验报告、影像片子等医疗资讯互通有无的共享，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之事，往日“足不出户”、各自为政、自以为是的、老死不相往来的“大家闺秀”的做派，正在日益得到改进。凭注射证明单打针，合情合理，天经地义，有什么“前怕狼后怕虎”，不放心、不敢打的呢？大不了，再要患者出示一下病历卡，核对确认，“验明正身”，以防扯漏。

也许，制订“哪里开的到哪里打”规定的初衷是为了患者好，但千好万好，给患者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就是不好。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此劳民的繁琐规定，你受得了吗？难怪有人戏言，不是自己身体好不去看毛病，而是不想小病看成大病！救死扶伤的“白衣天使”，请高抬贵手，设身处地，多为患者想想吧。

请多为患者想想

文 / 张高炜



惬意时光

## 寻梦秋色

文 / 钟明德

几番晴雨，公园里柔弱的美人蕉萎焉了，田田的荷叶由青黄而焦黑，垂挂在枯干上，活像一顶顶破毡帽。秋天来了，但这就是秋天了吗？秋天应该在农村。幼时老师命题秋天的作文，我总是这样写：一望无际的金灿灿的稻田，沉甸甸的稻穗弯着腰向我招手，棉花吐絮如白银……是模式也是实情。当然记忆中的秋色还有小河两岸密密的高高的芦花，路边的野菊花虽小但特香，柿子红了，向日葵成熟了垂着头像人似的站在田野……久违了，这样的秋色。

选择了一路终点较僻远的公交车，这终点站以前“三秋”劳动时去过，背着包疾步半天才到，我想那里该有我追求的秋色。半小时左右到站，前后左右高层林立漫无边际，偶有几处空地要不挖掘机在轰鸣，要不围墙圈地，杂草丛生，要不了多久便高楼如笋。望洋兴叹，黯然而返。

两天后女儿驾车去寻找。我们沿老沪杭公路前行，因为这一条海堤上修的公路一边是杭州湾，潮涨时也惊涛拍岸，一边是农村，沃野连天，虽说近年来正在开发，想来农家秋色总还有一点

吧。谁知堤外的海不见了，接连不断的是大厂房，高耸着一只只油罐、吊塔，隔一如就有通往的马路，大卡车、集装车繁忙奔驰；堤内透过绿化带隐约连绵的是新农村小商铺，偶有两三片黄色的稻田也在远方，怎么去接近它呢，终于看到海水，女儿告诉我到金山嘴了，行程四十多公里。这里原是一个小渔村，现在成了像模像样的景点，旅游车小汽车停了一长排，村也扩建改建成了镇。我们过街穿巷欲穷其镇，想找到豁然开朗阡陌交通的农村，可半天未见尽头，我这耄耋老人已力不从心了。

小巷深处，发现一家留守农户，老夫妇俩正在使着连枷打黄豆。连枷这农家必备的农具本地人单称“枷”，现在五十岁以下的怕不认识了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每逢初夏，家家户户场地上摊晒着麦子油菜，中午前后开打，往往两人相对，一进一退，枷一起一落，不紧不慢节律均匀，枷落地音声刚中有柔十分悦耳。从老农手里接过连枷算是重操旧业，玩了几下，不行，不连贯，落地的声音生硬死实。我也远离农村了。

勤俭的老农利用零星的空地种上一些蔬菜。青菜尚小生机勃勃；扁豆还茂盛，藤梢挂着小扁豆随风摇晃；大蒜有筷子高正是食用的时候，大蒜干丝，最好吃的农家菜；韭菜老了，待明春鲜嫩的春韭又香又甜，比什么鱼肉都好。这样的农家菜市场上很难买到。在转角处发现三五棵紫苏，茁壮的叶子厚厚的，紫得近乎赤黑，很香。想不到落花时节又逢君。徜徉在园边，指指点点，抚抚摸摸。虽没有看到旷野和芦花，但也总算圆了寻秋的梦，闻到了点野味。大观园里的“稻香村”，是标本，也需要。

一家庭院的篱笆上结着葫芦，小得出奇，正当我们议论之时，主人闻声而来，握着的拳一张，掌心躺着个葫芦，油光锃亮，像上了光的糖炒栗子，说是玩于掌中自然而成的，玩上三个月必成，言之凿凿。二十元买了一个，聊作寻梦的见证。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